西洋經典與現代人生講座系列之三

虛實真假：揭開莎士比亞的面紗

彭鏡禧

台大外文系及戲劇系教授兼戲劇系主任

chperng@ccms.ntu.edu.tw

《哈姆雷》是文壇最大的市集：貨色齊全，都有保單和商標。

Frank Kermode, *Shakespeare's Language* 125

一、 瞧這個人！

英國詩人劇作家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名氣響亮；據說每天都有一本關於他的書在世界某處出版。四百多年來，隨著英國以及英語勢力的不斷擴張，他的影響更是深入了世界各地的文壇和劇場。如今他已經成為世界文化的重要偶像。有關他的一切新舊傳聞，都會引起各界關注。

今年五月間，加拿大多倫多展出一幅據說是莎士比亞生前的肖像，立即成為新聞焦點，因為在此之前，我們所見的莎士比亞像都是他死後才鑄造或印刷的。但是，專家鑑定之後，只能確認這幅畫作的材料、年代相符，卻不能證實畫中人就是莎士比亞。因此莎士比亞的長相究竟如何，依然還是個謎。

其實不只他的容貌，就連他是不是那些精彩詩文和戲劇的真正作者，到如今也還有人質疑。他們的主要論點是，莎士比亞既然連大學都沒有讀過，如何能有那麼好的文采？憑他那樣普通的出身，如何對宮廷的鬥爭瞭如指掌？一個沒有出過國門的人，又如何寫出栩栩如生的異國風光？這些人於是提出其他的人選，譬如兼擅哲學、政治、文學的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牛津伯爵德維爾 (Edward de Vere, Earl of Oxford, 1550-1604)、與莎士比亞同庚但是早死的大學才子馬婁 (Christopher Marlowe, 1564-93)、甚至伊利莎白女王 (1533-1603)。然而他們所能提出的證據更是薄弱，只能顯示這些反對莎士比亞的人不相信世間有所謂天才。

而正如莎士比亞的容貌和作家身分無法確定，他的作品也幾乎人人都有不同的解釋。造成這個現象，一方面因為莎士比亞戲劇作品的舞台演出以及學者專

家所作的詮釋註疏，見證了各個時代的文學品味和劇場風尚；每一種理論、每一個學派，無論是滾滾長江或是涓涓細流，都各自挾帶著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洞見與偏見，同奔莎士比亞研究的浩瀚大海。近年來，文學觀念的轉變尤其迅速，文學研究日益豐富多元，各種理論又每每以莎士比亞為試金石，更使得「莎士比亞工業」歷久不衰。

二、 虛實真假的戲劇手法

另一方面，因為莎士比亞似乎理解到世間人與事的複雜糾葛，真相晦暗難明，因而在作品裡常常以「兩案（或多案）並陳」的方式，要他的觀眾自行決定。我把這種做法稱為「孿生手法」。小自雙關語的大量使用、孿生兒的故事，大到角色、情節、乃至主題、劇目的對照、矛盾，處處可以看到莎士比亞這種騎牆曖昧的態度。

在歷史劇《李察二世》裡，莎士比亞可以一面高喊君權神授，一面公然上演罷黜國王的戲碼。類似《羅密歐與朱麗葉》裡，少男少女背著父母偷偷結婚造成悲劇的戲碼，也出現在《仲夏夜之夢》的戲中戲裡，但是後者主戲裡打算私奔的男女主角卻以喜劇收場。《量罪記》的伊色貝是個自命正直純潔的見習修女，痛恨公爵代理人安其洛仗著權勢，要求她跟他上床，做為交換伊色貝弟弟性命的條件。但是當她自己抓住安其洛的把柄之後，所作的第一件事竟也是勒索對方，只是未能得逞而已。

《威尼斯商人》常常被視為莎士比亞的反猶太作品，因為他讓既貪且狠的猶太人夏洛堅持要挖掉心腹大敵安東尼的一磅肉，結果敗在計高一籌的基督徒波俠手裡。但是先前口口聲聲要求夏洛慈悲憐憫的基督徒一旦在法庭裡大獲全勝，對敗訴的夏洛卻毫無慈悲和憐憫。狂風暴雨之下，李爾王被不孝的兩個女兒趕到荒野，但三女兒柯迪理不是被他逐出國門在先？許多人都說馬克白是被他的妻子蠱惑，才動手殺死國王鄧肯，但是我們如果看得仔細一點，就必須承認，是馬克白自己誘導妻子去懲他。

究竟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人間的是非善惡確實那麼黑白分明或截然對立嗎？莎士比亞似乎不以為然。

三、 《捕鼠器》：戲中戲的妙用

莎士比亞時代的劇作家都對戲劇的本質深感興趣，在劇作中多有探討；但莎士比亞在這方面無疑最有好奇心，他的實驗成果也最輝煌。《哈姆雷》劇中有許多戲中戲，其中正式的宮廷演出頗能代表他的「孿生手法」。

哈姆雷從鬼魂得知父親被叔父謀害而死，但鬼魂來自煉獄，而這是哈姆雷的新教信仰並不認同的範疇。為了獲得更堅強的證據，哈姆雷決定在宮中演一齣戲：「利用這齣戲，／我要把國王的良心獵取」。戲中戲的位置，不偏不倚，恰巧擺在《哈姆雷》全劇的正中央。它跟主戲之間的密切關係，在莎士比亞諸多戲中戲裡，可謂絕無僅有。

哈姆雷挑的戲叫做《謀殺貢札果》，但他也稱之為《捕鼠器》，用意十分明顯從演出的部份看來，劇情重點是國王被毒死，而謀殺者奪得王位，向王后求歡。果然，戲演到謀殺者傾倒毒藥於睡在花園的國王耳裡的時候，柯勞狄突然站了起來。於是舞台上一團混亂，戲也就此中斷。

哈姆雷自以為得計。但是實驗的結果其實頗為曖昧。國王後來的確坦承罪行，卻並不是在觀戲的時候公開認罪，而是私下去小教堂——至於場上陷於混亂狀態的觀眾，看到這齣戲也看到國王的反應之後，只怕對哈姆雷的行為與動機更加不解或更為疑懼。

這種模稜兩可情勢的造成，主要是因為哈姆雷過度興奮的介入了戲中戲。

謀殺者上場的時候，一直在旁邊解釋劇情的哈姆雷向舞台上的觀眾說了一句：「這個人叫盧先納，是國王的侄兒」。叔侄的關係，正是柯勞狄跟哈姆雷的關係。這齣戲中戲固然讓哈姆雷獵取了國王的良心，但他這句話豈不也洩了自己的底，讓國王獵取到他的內心？尤其是對舞台上不知內情的其他觀眾，這齣戲最容易引發的聯想是哈姆雷有弑君的企圖。獵人同時成了獵物。妙的是，兩種看法都對，因為這一來同時證實了兩人的猜疑：哈姆雷確信國王殺了他父親，國王確信哈姆雷可能企圖殺他。這是莎士比亞一貫好用兩面手法的最佳例證。

四、絕妙好詞——語言與戲劇的結合

莎士比亞是公認的文字魔術師。他對英語的影響極大，請大家看講義。這裡面告訴我們，許多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用字或辭彙，都是莎士比亞首創的。但是他的語言固然可以單獨欣賞，更要緊的是它密切結合了戲劇。莎劇的語言包含了有韻和無韻的詩、小曲、歌謠、以及風格繁複的散文。《哈姆雷》正是波龍尼戲劇分類中那「無所不包的戲文」（“poem unlimited”），因為它包含了各式各樣的文體或風格。以下略舉幾個例子說明。

因為那些是可以扮演的動作；
但我內心這種感覺無法表露，
前面說的只是傷慟的裝飾和衣服。

在這裡，哈姆雷抓住母后「好像」一詞的語病，立即狠狠的搶白她一頓，刻意彰顯她的虛情假意。引文最後幾行以戲劇的隱喻強化表面與真實的差異：「好像」、「扮演」、「動作」、「表露」、「裝飾和衣服」等等，都是悲劇演員用以製造哀傷假象的手法或戲服。他「好像」是說，他的真情不是外表所能顯現的。

獨白解剖內心世界

《哈姆雷》劇中的獨白大大有名。顧名思義，戲劇角色「獨白」的時候，沒有——或是自以為沒有——旁人在場；獨白向觀眾訴說出角色的內心世界。根據統計，《哈姆雷》全劇共有十二段獨白，屬於哈姆雷的佔了其中八段。莎士比亞給了哈姆雷一個人 200 行的獨白，大大拉近了他跟觀眾的距離。因此，對其他的角色，哈姆雷打啞謎、拐彎抹角、甚至唇槍舌戰。獨白的時候，他的話誠實發自內心何瑞修是哈姆雷的朋友，但觀眾可以成為他的親密夥伴。

哈姆雷的第一段獨白出現在宮廷慶賀國王跟王后新婚的場景結束之後。他說

啊，願這身齷齪透頂的肉體溶解、
消蝕、讓自己化成一滴露水，
或者說上帝的律法沒有
禁止自殺。啊上帝啊上帝！
這世間的種種在我看來
多麼無聊、陳腐、乏味、沒有意義！
可惡啊可惡，這是個荒廢的花園，
長滿野草；被本質低俗的事物
完全佔據。居然到了這個地步！
才死了兩個月——不對，沒那麼久，沒兩個月——
這麼優秀的國王，比起現在這個
猶如天神之於色鬼。他鍾愛
我的母親，甚至不讓天上的風
過分用力吹拂她的臉。天哪地呀，
非要我記住嗎？啊，母親常抱著他不放，

好像食慾在吃到東西之後，
越發增長；可是不滿一個月——
不堪回想——弱者啊，你的名字就叫女人——
短短一個月，那雙鞋子還沒穿舊呢——
她穿著為我可憐的父親送葬，
當時她哭成淚人兒似的，哎呀她——
上帝啊，一個沒有理性的畜生
都會悼念得久一點吧——嫁給我叔父，
我父親的弟弟——但跟我父親的差別，
好比我跟超人。不滿一個月，
最虛偽的淚水裡的鹽份
還在使她的眼睛繼續紅腫，
她就嫁了——啊，最惡毒的速度！如此
迫不及待鑽進亂倫的被窩裡！
這不是好事，也不可能有好結果。
我的心哪，破碎吧，因為我必須沉默。

父親才死，母親急著改嫁，而且是嫁給他所不屑的叔父，哈姆雷特的感覺不是情何以堪四個字可以描述的；他簡直痛不欲生！他對女人的愛恨交加與猜疑鄙薄也從此開始。

插科打諢

插科打諢是丑角的本分。第五幕第一場，掘墳者嘻皮笑臉，有許多精彩的道白。現在且舉一例。

哈姆雷特：……你幹這行有多久了？

掘墳者：不早不晚，我開始做的那一天，恰好是先王哈姆雷特打敗了符廷霸。

哈姆雷特：那到現在有多久了？

掘墳者：您連這也不曉得？連傻瓜都曉得。就是小哈姆雷特出生那一天嘛——發瘋送到英國的那個。

哈姆雷特：是啦沒錯。為什麼送他到英國？

掘墳者：為什麼？因為發瘋了嘛。他到那裡會恢復正常。就算不能恢復，
在那裡也沒什麼大不了。

哈姆雷：這話怎麼說？

掘墳者：那裡的人不會看出他發瘋。那裡的人跟他一樣是瘋子。

哈姆雷：他怎麼發瘋的？

掘墳者：聽說是非常奇怪。

哈姆雷：怎麼個奇怪法？

掘墳者：真的，因為失去了理智。

哈姆雷：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掘墳者：嘿，就是在丹麥這裡嘛。……

掘墳者不僅取笑哈姆雷是傻瓜，更大膽的公然諷刺買票的觀眾：他們都是瘋子。引文最後兩句，哈姆雷說「是哪裡出了問題呢？」英文Upon what ground?，原意是顯然問失去理智的原因（ground = 理由）。掘墳者不知道是真不懂還是假不懂，把 ground 解釋成「土地」，弄得哈姆雷哭笑不得。一向伶牙俐齒，口不饒人的哈姆雷，在這一場文字遊戲裡，總算屈居下風，當了一次配角。

而在搞笑之餘，莎士比亞的雙關語似乎也別具深意。是哪裡出了問題呢？掘墳者的答案——「嘿，就是在丹麥這裡嘛」——指的可能是他腳下的墳土，使哈姆雷的思緒轉到墳土，轉向死亡，以死亡結束一切痛苦，因為他接下來就問掘墳者：「一個人躺在土裡，多久才會腐爛？」此後他跟何瑞修的一連串談話（幾乎是他自己的獨白）都環繞著死亡的主題，例如人死後會如何如何。「要生存，或不要生存」的難題，先前令他長考，而今逐漸有了解答。

五、 現代電影版本

然而，莎士比亞寫作劇本，目的在於搬演。近年來的莎學日益注重劇場的演出，「從書面到台面」(from page to stage)的研究越來越多。自從有了電影媒體，莎劇立即成為銀幕寵兒。如今，莎士比亞所有劇作都有了電影版，而且多半不只一種、不限一國。在莎士比亞眾多劇本中，《哈姆雷》一直是劇場和學術界的最愛

跟文本的批評與研究一樣，任何舞台或電影的演出，也無非表現出導演或演員對這個劇本及角色的理解與認識。Hapgood 認為，對演員而言，飾演哈姆雷一角是取得「入會資格」(diploma-piece)的關鍵。哈姆雷必須高貴溫柔，但也能蠻橫粗魯；充滿熱情，但也能以冷眼旁觀；有強烈的反諷、機智、幽默感；有深厚

的理智活力；個性極端反覆，變化無常，令人不知道他的下一著棋會是什麼。

國內觀眾比較容易見到的有三種電影版本——分別由勞倫斯·奧立佛 (Laurence Olivier)、弗朗哥·柴菲瑞里 (Franco Zeffirelli)、和肯尼斯·布雷納 (Kenneth Branagh) 三人導演。

奧立佛的電影版和柴菲瑞里的電影版都有大量的刪節。節本的《哈姆雷》難免對原劇造成內傷。布雷納長達四小時的1996年「足本」電影版彌補了這個缺憾。布雷納的版本有許多創意。例如他處理哈姆雷思考「要生存，或不要生存，這才是問題」的那一段獨白。布雷納踏著謹慎、懷疑的步子走入大廳，面對著一扇大鏡門，輕輕緩緩唸出這一段，不時還對鏡修正姿態手勢，很像是戲劇排練。其實，哈姆雷諸多獨白之中，最有名的這一段出現的時機似乎也最突兀——別的獨白都是針對某一件事而發，唯有這一段不是。他縱有足夠理由考慮自殺，卻缺乏在這個特定時候引發此一想法的劇情。因此，可以說，哈姆雷思考這個問題已經有一陣子了（他在前面明白說過希望上帝沒有禁止自殺行為），現在只是再一次的演練。而且獨白是對著自己說話，對鏡自語正好具體表現了這一點。同時，鏡中看到的是自己的反映 (reflection)；獨白則是內省 (reflection)——反映出自己的內心。何其巧妙的暗喻！出之以戲劇排練的方式，也符合這齣戲對劇場藝術的關心。

六、 結語

在莎士比亞眾多作品中《哈姆雷》確乎獨樹一幟。它搖擺於喜劇和悲劇、雅和俗、狂暴和平靜、混亂和救贖之間，以空前絕後的方式訴說出凡人的故事，儘量把個人與集體的經驗灌注在一個脆弱困惑的行動者、一個詩人哲學家身上，讓他面對我們自己日常的種種問題，企圖解決一個我們大家都不需要面對的問題。這麼一齣內涵豐富、文字高妙、劇力萬鈞的戲，論者每每顧此失彼；縱可獲得部份的共識，歧見必然更多。反過來說，不同的詮釋與演出展現了不同的風貌，因此也豐富了原作，賦予它新的生命。

莎士比亞熱愛生命，但他也深知生命的苦難；他歌頌愛情，但他也呈現愛情的非理性；他尊重傳統與體制，但他也容許革新與破壞；他喜歡玩弄文字，但他也深切了解語言的限制。他用冷眼觀察人生也用熱心體會人生。他以真性情真智慧描繪眾生相，豐富有趣而且複雜深沉。要揭開這麼一位作家的面紗，還真不容易。